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什么是证道学¹？

翻译：徐东泰

“什么是证道学？”这是证道学圈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由于“theosophy（证道学）”这个词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它将永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将引用布拉瓦茨基夫人（H.P. Blavatsky）的话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整个证道学运动都接受她作为灵感的共同来源。然而，同样的概念也可以在许多其他证道学著作中找到。



一些鲜为人知的照片

布拉瓦茨基夫人（H.P. Blavatsky）

在她生命的各个阶段的摄影

¹ 一直以来，较为人惯用和所知的“Theosophy”的中文翻译是“神智学”，因为这是英文 Theosophy 的意译，即“神圣的智慧”。然而，几乎没人知道，早在廿世纪初，即民国时代的中国就已经有这个学会的成立。当时的会长伍廷芳先生已经将 Theosophy 译为“证道学”。伍廷芳先生是谁呢？他是民国末期人物，是律师、外交家及政治家，曾到过世界许多国家，而且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他写了几本有关‘证道学’的书籍如《明道会要旨》、《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及《证道学说》等，网上都可以找到这些作品。伍廷芳曾大力在中国推广 Theosophy，把 Theosophical Society 翻译为“道德通神会”、“明道会”，最后定为“证道会”。以下是他改名的原因：“此会名由英文翻译其英文系 Theosophical Society 按照原文字意。是‘神智会’。查近日所刊英华字典。译解‘通神会’。惟恐关者未知内容。疑本会与鬼神通处。误为旁门左道。故添道德二字。表明宗旨正大耳。近仍有西士函评通神二字尚未妥当。请斟酌再改。是以与友人研究讨论。再定名证道学会、其理由详述于下。仅按世界宗教。其原皆出于天。其所研究主张之理。即天与人关系之理也。若泛言天道。而忽略人事。或徒论人事而蔑视天道。均不能以天道管摄人事。及以人事证明天道。繁言冗说。终是不明。不明即不通。欲恃此化导众生。甚难觉悟。故谈天道者必须有统系。有证据。以科学之条理。求大道之指归。切于人事。当于人心。使人易知易明。不使人迷惑失据。天道人事。一以贯之。到此境界。谓之天道人道。均无不可。惟此种道理。经数千年宗教家道德家反复陈说。尚苦其未明。故中国汉代儒家董仲舒云。‘天人之际。甚难明也。’即指此理而言。今将神人死生及灵魂肉体种种未易说明之道。求所以明之。故定名为证道学会”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osophia (神智) 一词是在公元 3 世纪，由来自新柏拉图学派的著名亚历山大哲学家 Porphyry 首次记录的。它由两个希腊词组成：theos，意思是“神”或“神圣”；和 sophia，代表“智慧”，因此也可以翻译为“神的智慧”，“神圣之物里的智慧”或“神圣的智慧”。这个词在新柏拉图主义者中蓬勃发展，直到 6 世纪，也被某些基督徒使用。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具有灵性倾向的人和运动也为自己采用了“theosophers (证道者)”或“theosophists (证道人/证道学者)”这样的称谓。14 世纪的埃克哈特大师 (Meister Eckhart)，一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如 16 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罗伯特·弗鲁德 (Robert Fludd)，17 世纪的托马斯·沃恩 (Thomas Vaughan) 和雅各布布·波墨 (Jacob Boehme)；以及 18 世纪的伊曼纽尔·斯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和卡尔·冯·埃卡茨豪森 (Karl von Eckartshausen) 等人都属于这种情况。最后，证道学运动在 19 世纪随着 1875 年由布拉瓦茨基夫人，奥尔科特 (H.S.Olcott) 等人创立证道学学会 (Theosophical Society) 而重新出现。由此，某些永恒的真理再次以一种适合现代的方式被呈现，证道学学会成员在 150 多年来的活动中创作了丰富的著作。



布拉瓦茨基 (H.P. Blavatsky) 与 奥尔科特 (H.S.Olcott)

但问题来了：证道学是学会 (TS) 的创始人所教导的内容吗？证道学就是学会 (TS) 的每个领导者所写的内容吗？学会 (TS) 所传授的教义与那些被也被称为“theosophy”的古老教义之间有什么关系？既然具有不同宗教和哲学背景的人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使用同一个词“theosophist（证道学者）”来称呼自己，因此“证道学”一词一定代表了一些超越概念以及信仰的东西。

作为一种意识状态的神圣智慧（Theosophia）

在她的《什么是证道学？》一文中，布拉瓦茨基夫人试图解释“Theosophy”一词，并描述了谁才是证道学者。为此，她引用了沃恩的定义：

他说，证道学者是给予你关于神或神的作为的理论的人，这个理论的基础不是外部的启示，而是他自己的领悟。²

证道学者对神的认识并非来自任何外部来源。他不是从书本、老师等地方，而是从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本性中收集信息。事实上，每个证道学者都有的一个基本共同特征，就是他教导人类有可能在真正狂喜的那一刻达到神圣境界，或者就是我们在东方哲学中所说的“三摩地”。在她的文章《未知的灯塔》中，布拉瓦茨基夫人将其描述为“超验的神圣智慧”，根据她的说法，这是“真正的证道学，内在的、灵魂的证道学”：

无限不能被我们的理性所知晓，我们的理性只能做区分和下定义；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构想出其中的抽象概念，这要归功于一种高于我们理性的能力——直觉（intuition），或者我之前提到的灵性本能（spiritual instinct）。伟大的入道者们，他们拥有让自己深入三摩地状态的罕见力量——三摩地可以不完全地翻译为狂喜这个词，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不再是受制约的和个体的“我”，而是与万物合而为一——他们是唯一可以炫耀自己曾经接触过无限（infinite）的人；但是，他们不能像其他常人那样用语言来描述这种状态……

真正的证道学及其实践的这几个特征，已经为我们少数具有所需直觉的读者勾勒出来了。³

² 《布拉瓦茨基文集》，第二卷，第 88 页，“什么是证道学？”

³ 《布拉瓦茨基文集》，第十一卷，第 258 页。



布拉瓦茨基夫人自己也能接触到这种神圣智慧。让我们看看她写的关于她自己的知识来源的文章：

知识来自神视（visions），首先在梦中，然后在冥想期间呈现在内在之眼的图像中。于是，我被教授了整个体系。关于这一切，没有人以普通的方式对我说过一句话。.....没有什么以书面的方式传授给我。然而这样获得的知识是如此的清晰。..与此相比，所有其他信息来源，所有其他我们熟悉的教学方法都变得微不足道。⁴

这种知识比通过书籍和讲座获得的知识要深刻得多，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比思想更直接的方式与实相打交道 - 这种认识是超越概念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证道学本质上不是一个有限的概念体系，而是超越了任何语言表述。它是一种神圣智慧的状态，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潜能。而证道学者则是一个意识到这种内在开悟状态的人，不关乎他的文化、时代或语言：

在这种观点下，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特别是每一种新的宗教、哲学流派或教派的创始人，都必然是证道学者。因此，自从新生思想的第一缕曙光使人类本能地寻求表达自己独立意见的方式以来，证道学和证道学者就已经存在了。⁵

神圣智慧（Theosophia）和证道学教义

但是 theosophy 这个词也适用于证道学教义；证道学教义就是证道学者基于他的洞察力和智慧而教授的概念体系。作为神圣智慧状态的证道学和作为已达到（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这种开悟状态的人所传授的证道学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神圣智慧是对真理的感知，但其教义必然只是真正神圣智慧的片面和有限的表达。因此，它们不是真理，而是对真理的描述。一个人可能接触了证道学教义，并且非常了解它们，但这与实现神圣智慧的意识状态是不同的，因

⁴ 《布拉瓦茨基文集》，XIII，第 285 页，“知识来自神视”。

⁵ 《布拉瓦茨基文集》，第二卷，第 88 页，“什么是证道学？”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为我们无法通过知识的积累来获得智慧。当证道学教义本身被当作目的时，它们就不具有什么价值了。但是，如果慕道者态度认真恳切，那么这些教义的应用将帮助他过上正确的生活，以及发展自我认知，并最终唤醒他最深处的神圣智慧。

这样一来，证道学教义的本质就解释了它们的多样性。证道学者会根据自己的灵感来说话，“表达出自己的独立意见”。它们不是大脑产生的想法，而是源于一种深层的意识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个体很多面向中的一些会直面真理。在这种状态下，他不是通过容易重复的概念，而是通过“意象”来学习。因此，他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用语言来表达他对某种超越我们现实已知东西的整体理解。我们可以想象，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真理一定很微弱，以及为什么许多神秘主义者拒绝用语言来表达神圣事物。再次引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话：

我之所以犹豫不决地回答一些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原因之一是，我很难用足够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哲学家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通过图像传递给我，并且被我理解的东西。⁶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启蒙时代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启蒙运动时期的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划时代巨著《纯粹理性批判》标志着哲学研究由本体论转

⁶ 布拉瓦茨基著作集，XIII，第 285 页，“知识来自异象”。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向认识论。他认为，把感观经验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对知识之外的理念加以实践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来自与生俱来的理性，否则人将无法理解世界。

然而，如果他们想向别人指明道路，他们必须尽可能巧妙地传达它。因此，不同的证道学者根据他自己的气质、知识背景等所表达出的证道学教义必然是不同的，这就赋予了证道学阐述某种异常活跃的性质，阻止它成为信条。因此，尽管一个人可能会对特定的证道学者所表达的证道学教义感到更有吸引力，但如果他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他就会知道，没有一种言语的阐述能够表达真理（甚至在智力层面上），而且通过信奉任何概念体系都无法获得神圣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证道学会自成立以来就不鼓励教条主义或信仰。

古代智慧，一种普世的证道学

在过去的 2000 年里有证道学者和证道学学派，从柏拉图到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他们知道这个词的价值，但这也许是猜测。⁷

证道学超越了证道学学会，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与人类同在，不仅在西方国家，而且在全世界。由于“每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是证道学者”，佛陀（原名：乔达摩·悉达多，佛教奠基人）、琐罗亚斯德（又名：查拉图斯特拉，祆教的创始人）、老子（又名：老聃，东周春秋时的隐士，被后人奉为道家学派的开宗祖师）、耶稣基督（永恒神的第二位格——圣子，基督教创始人）、帕坦伽利（Patañjali）（又译：波颠阇利，古印度哲学家，《瑜伽经》与《大疏》的作者）、商羯罗（婆罗门教吠檀多派的集大成者、不二论宣示者）、龙树菩萨（佛教僧侣、大乘佛教论师，其思想影响至大乘佛教的各个宗派）和鲁米（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教法学家）等人都传授了证道学的教义，无论他们给自己的教义贴上怎样的标签。根据证道学的观点，世界上每个宗教都基于以及来源于过去被称为“智慧-宗教”的同一个古老真理。我们所谈论的这种普世证道学「是构成了所有宗教基础的真理体系，所以不能声称是

⁷ 《布拉瓦茨基文集》，VII，第 169 页，“原始节目手稿”。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任何一家的独有」。



上，从左至右：佛陀、琐罗亚斯德、老子、基督耶稣
下，从左至右：帕坦伽利、商羯罗、龙树菩提、鲁米

然而，宗教纯正和原始的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地被人类的野心和自私所腐化，并被迷信和无知所掩盖。因此，普世证道学陷入了一团混乱，现在需要一种特别的努力才能恢复其纯洁性。证道学学会的目标之一是鼓励其成员调查和发现不同宗教、哲学和科学中所隐含的永恒真理，并以精纯 (purified)的形式将它们提供给公众。

现代证道学和证道学学会

当证道学学会成立时，它没有自己的著作，其成员的主要活动是在这个普世的证道学领域。但今天，经过 150 多年的发展，通过证道学学会产生的文献涵盖了广泛的主题领域。它有一个形而上学的维度，教导宇宙的功能和构成、在不同生命形态中有其存在的目的、统治其发展的普遍规律等等。此外，现代证道学文献还谈到了正确的生活和证道学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后，还有大量书籍揭示了存在于不同神话、哲学、宗教和科学中的普世证道学。所有这些文献都被称为“现代证道学” (modern Theosophy, 现在通常以大写的“T”开头)。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阿迪亚（Adyar）证道学学会国际总部，总部大楼

现代证道学提供了某种共同的宇宙观，但由于它产生自一些证道学者自己的灵感，不是一个确定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动态的阐述，在许多细节或表达方式上存在着不同作者的差异。现代证道学不是基于启示，或被认为是某个特殊的、永无过失之人所给予的教义，而是它不断得到新的补充，呈现出证道学原理的不同方面和新的表述。事实上，这正是创始人的初衷，正如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甚至在那些智慧真师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例如，布拉瓦茨基夫人在给1888年美国证道学者大会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新的证道学教义会根据人们的接受度而进行传授。但是，依据目前的世界灵性水平，我们传授的内容不会超过世界所能受用的范围。还有多少内容会被揭示，在什么时候被揭示，这取决于证道学的传播——对已经教授内容的吸收。⁸

正如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证道学要诀》（《The Key to Theosophy》）中所警告的那样⁹，如果现代证道学只在证道学学会成立的最初几年里被赋予世界，而其余成员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重复既有的内容，这将意味着证道学运动的失败。但幸运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证道学会中有几位证道学者，他们每个人都以一种独特而原创的方式传递了他的见解和智慧。

⁸ 《布拉瓦茨基文集》，第九卷，第244页，“H.P.布拉瓦茨基给第二次美洲持证会所的信”。

⁹ 布拉瓦茨基，《证道学要诀》，结论，“证道学会的未来”。



证道学学会的作用

证道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 通向它的道路，实际上与它的定义一样多。¹⁰

通往神圣智慧状态的道路有许多，因为每个有志者的个人性情、发展状态和业力纽带各不相同。每个真正的证道学学会的重点不是围绕着一条唯一的道路，而是围绕着一个唯一的目标。因此，例如波墨的基督教证道学，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秘学证道学和克里希纳穆提的心理证道学（如果我们能给它们贴上标签的话），虽然在语言和概念上各有不同，然而它们都是证道学的教义，因为它们都趋向于去唤醒有志者的神圣智慧。证道学学会的这一特征，即允许思想自由和鼓励其成员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探索的原则，不仅对领悟自己内在的神圣智慧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现代证道学运动的生命力来说也至关重要。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话来说：

证道学中的“正统”是一件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事情。正是一定限度内意见的多样性，使证道学会保持了一个活生生、健康的机体，尽管它有许多其他丑陋的特征。假如不是证道学学生的头脑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这种健康的分歧将是不可能的，学会将会退化为一个教派，在这个教派中，狭隘和陈腐的信条将取代真理鲜活的精神和不断增长的知识。¹¹

这段摘录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值得深思，但我们会把它留给读者。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说真正的证道学只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她的真师的教义的说法，不仅是基于对证道学真正内涵的误解，而且还违背了证道学学会自己的利益。一个成员可能特别同意证道学的某种阐述，比如说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阐述，他有权这样做。但是，他既不应该试图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也不应该冒着背叛创始人初心的风险，声称她对证道学的特定表达应该被专门研究。旨在成为普世兄弟会核心的证道学学会，必须对普世的证道学保持开放，对一切可能有助于在道德和精神上提升属于不同种族、信仰、性别、种姓和肤色的人的事物持开放态

¹⁰ 布拉瓦茨基文集，第七卷，第169页，“原始节目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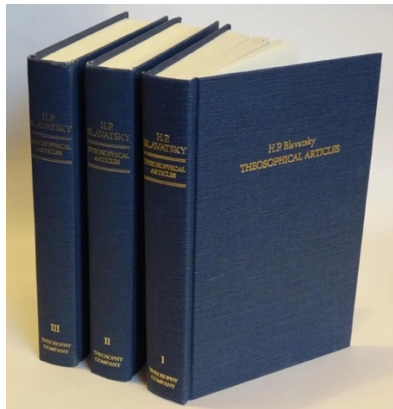
¹¹ 布拉瓦茨基文集，第九卷，第243-4页，“H.P.布拉瓦茨基给第二次美洲持证会所的信”。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度。否则，它将成为一个特定的教派，宣扬一种“刻板的信条”，只适合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部分人。这将是证道学会的失败：

迄今为止，证道学学会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它迟早会堕落成一个教派，建立自己强硬和不变的教条，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只有鲜活的真理才能赋予的生命力。¹²



布拉瓦茨基文集 I~III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证道学团体的聚会应该是传播其他传统的场所（参见 John Algeo 的《在守望台上》，On the Watch-Tower, *the Theosophist* 2007 年四月），也不意味着所有被称为「灵性教导」的都是真正的证道学。也就是说，并非所有被宣传为灵性、哲学或宗教的东西都有助于提升人类的状况。正如我们所说，有时由于无知和对统治的渴求等，最初的灵性教导遭到了腐蚀。在其他情况下，教义是由一个“假先知”传授的——他的意图根本不是给予灵性的教导，而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也有一些学派传播一种“灵性唯物主义”，导致通灵、狂热或其他形式的自私，就像今天在新时代运动中所发生的那样。因此，证道学学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发展深刻的理解力和辨别力，以便以开放和非教条的方式去发现哪些是证道学的真实体现，哪些不是。

¹² 布拉瓦茨基，《证道学要诀》，结论，“证道学会的未来”。



总结

因此很明显，“证道学”这个术语被用在不同的背景中。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使用以下分类来区分这个词的不同应用：

a) Theosophia 神圣智慧：先验的神圣智慧，即内在开悟的意识状态。

b) universal theosophy 普世证道学：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圣人和哲学家，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所传授的证道学教义。在此类别中，我们可以添加两个子类别：

b1) ancient theosophy 古代证道学，有时被称为古代智慧，意味着在过去被称为“智慧-宗教”的古代真理。

b2) modern Theosophy 现代证道学，证道学学会成员所提供的证道学教义。

由于证道学会的成立不是为了促进任何一个特定的体系，如果他们不想创造一种新的异教的话，其成员不应该将证道学限制在一套固定的概念上。我们有责任为每个成员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发现普世的证道学，目的是通过按照它的教义生活，他或她就可以实现神圣智慧的意识状态。

你们必须记住，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在某种信条或宗教中出生和长大的，他们在身体和思想上都或多或少地属于他们那一代人，因此，他们的判断力很可能被这些影响的一部分或全部所扭曲，或不自觉地产生偏见。如果不能使他们摆脱这种固有的偏见，又不教他们立即认识到这种偏见，以避免被它牵着鼻子走，那么结果只能是，证道学学会将漂向某一个思想的沙洲，成为一具搁浅的尸体，腐烂死去。

H. P. 布拉瓦茨基

《证道学要诀》（《The Key to Theosophy》）